

可敬者

德肋撒·瓦爾塞·潘特尼

TERESA VALSE PANTELLINI

(1878-1907)

瓦爾塞－潘特尼家族

複姓

瓦爾塞·潘特尼(Valse Pantellini)這個複姓家族是個顯赫貴族。1848年，意大利首次獨立戰爭爆發，奧地利統治的威尼斯人被迫把兒子送上戰場，為同胞而戰。若瑟·瓦爾塞(Joseph Valse)生於羅維戈(Rovigo)的富裕家庭。他不喜歡從軍，於是放棄遺產繼承權，靜悄悄地離開家人，先到熱那亞，其後到瑞士。他曾接受人文教育，充滿信德。當時他身無分文，但堅強明智。瓦爾塞遇上一個與他同樣貧困的夥伴潘特尼，兩人合作經營小型企業，勤奮工作，累得幾乎虛脫。他們的業務蓬勃，但潘特尼很快病倒，數天後便離世了。瓦爾塞為悼念這位患難之交，特別採用他的姓。他由瑞士到開羅時，護照上也使用這個複姓。

成功商人及虔誠基督徒

憑藉商業本領和進取精神，若瑟在一個廣闊優美的校園建立豪華酒店，後來該酒店更馳名國際。其後，他在埃及亞歷山大(Alexandria)開設另一座酒店。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的國王也曾光顧他的豪華套房，還授予榮譽頭銜。雖然屢次外遊，但他的虔敬不減，保持基督徒精神，真誠關愛窮人。眾所周知，他的生活充滿信德，關愛近人，完全信賴天主的照顧。開羅的聖方濟會修女獲他資助服務窮人。經常有人看見他跪在小聖堂的聖母像前祈禱。

德肋撒的童年生活

若瑟在開羅邂逅美麗的米蘭女子若瑟芬·韋里尼(Josephine Viglini)。她品德高尚、舉止優雅、氣質高貴。他們婚後，誕下長子伊塔洛(Italo)；三年後，德肋撒在1878年10月10日生於米蘭外祖父母的家。10月14日，她在本堂聖方濟堂(St. Francis de Paula)領洗。她在家裡接受教育，直至12歲。當時民族主義席捲埃及，若瑟為慎重起見，決定在1882年遷至米蘭定居。

他們在米蘭的房子寬敞。父親稱德肋撒為「女輔祭」。她負責每晚燃點聖母像前的油燈，邀請所有人一同誦唸玫瑰經和晚禱。他們出外時，爸爸總是讓把她的小錢包裝滿錢幣，但他知道她不會自用，而是分施給窮人。她三歲時，已經非常聰穎。

佛羅倫斯

伊塔洛七歲時，入讀費埃索(Fiesole)公教學校神職修士會(Scolopians)的學校。按照當時富裕家庭的習慣，瓦爾塞·潘特尼家族為方便照顧伊塔洛，先在 1884 年遷至佛羅倫斯，其後再遷至費埃索這個美麗島嶼。若瑟先生購入一座華麗的別墅，附設廣闊的園林。1885 年 6 月，上主賜德肋撒一個妹妹，她就是若瑟芬(Josephine)，又名畢納塔(Pinetta)。母親親自教導德肋撒，為她挑選教師和規劃工作，直至她 12 歲。她的培育計劃包括愛德、虔敬、文化、儀態。這個女孩具有特殊的音樂天賦。她父親因心臟病發不良於行，只能坐在安樂椅上。德肋撒溫柔體貼地悉心照顧他。1890 年 10 月 2 日，德肋撒 12 歲，母親擔憂她的健康，把她送到佛羅倫斯帝國山(Poggio Imperiale)的音樂學院(Conservatory of the SS. Annunziata)。

沉重打擊

父親在 10 月 27 日逝世。德肋撒傷心欲絕，變得更加沈默寡言。她明白以往無憂無慮的生活過去了。數月後，她寫信給哥哥伊塔洛說：「使我生活愉快的人已經離開。有時我感到活不下去了。於是，我舉目向上，向他呼求。」音樂學院的創辦人畢恩奇女士(Miss Bianchi)談論她說：「德肋撒為她長上帶來安慰。她深受我們和她的同伴愛戴。她的虔敬和德行堪稱典範。」她在佛羅倫斯生活了三年。

渴望成聖

1891 年 3 月 29 日，德肋撒在佛羅倫斯初領聖體。她藉此展開新生，內心深處充滿喜樂，體驗耶穌的陪伴。她的神師泰德希蒙席(Mgr. Radini Tedeschi)後來憶述說，她感到蒙召奉獻自己給上主，於是宣發個人貞潔願。自此，她一直向成聖邁進。長上稱她為同伴的模範。

德肋撒勤領聖事和領聖體。朝拜聖體為她是樂事。她也加入聖母孝女善會，該會的會員都是優秀的女青年。索爾迪修女(Mother Soardi)憶述說，她個性活潑，但容易生氣和固執己見，亦有點自滿，但她努力控制這些傾向。如果要她幹任何重要的事，只須對她說：「為愛耶穌而作吧。」芭芭拉·索爾迪修女(Mother Barbera Soardi)如此概述她對德肋撒在 1893 年至 1897 年期間在佛羅倫斯生活時的印象：「她的各種德行堪稱模範，而且熱衷於成聖，具備潔德、堅強性格、刻苦精神，尤其忍耐病苦。」

接觸「聖心孝女會」

1893 年 8 月 2 日，她入讀佛羅倫斯聖心孝女會學院。兩姊妹一同就讀這學校，

德肋撒有機會照顧六歲的妹妹畢納塔。8月21日，她的外祖母去世，這位虔敬和良善的外祖母曾使德肋撒度過快樂的童年。她在學院就讀三年，直至18歲。她在這裡培養學習興趣，開始喜歡繪畫、寫詩、音樂和數學。每逢頒獎日，她都滿載而歸，但仍保持虛心謙遜。嘉露蓮·波吉亞女伯爵(Countess Carolina Borgia)憶述，曾看見她領獎時淚流滿面，因為她看見同伴一無所獲，非常失望。

她在求學歲月認真學習，積極參加課外活動，但絲毫沒有減少內修生活和神修的努力。不久，她便服務遭受遺棄的人，藉此履行對耶穌的奉獻。她的老師索爾迪修女稱她為「貞女的靈魂」。她學業優秀，尤其精於法文科，很快名列前茅。一位聖心會修女表示：「如果能幫助任何人或有需要的人，她絕不會拒絕。」畢艾·巴特里女士(Mrs. Pia Bastelli)說：「她在小聖堂歛神祈禱，別人也感到她與基督完全結合。」她的律師表姊妹羅莎(Rosa)談論她說：「她善解人意，從沒有不耐煩的表現。」

在羅馬患病

伊塔洛修畢高中後，準備進入大學。在親戚建議下，瓦爾塞太太亦批准修畢中學課程的德肋撒（19歲）和若瑟芬入讀聖三堂(Trinita' dei Monti)的聖心孝女會學院。1897年，他們舉家遷往羅馬，於蓋塔大道(Via Gaeta)定居，隸屬聖心堂區。然而，過了不久，醫生建議母親帶德肋撒回家，因為她患上貧血和頭痛，需要新鮮空氣和較安寧的環境。她只好輟學，錯過大好前途，非常痛苦，但她順從天主的聖意。證人伊塔洛·羅莎(Italo Rosa)說：「德肋撒雖然痛苦，但顯得平安和順從。她只會為了服從命令而透露病情，否則她絕口不提。」她懂得如何以歡樂的聖德隱藏她的克己。當她聽命參加某些世俗的表演時，她的舉止仍顯露她真誠和純潔的心靈。」

為了領聖體，她每天早上早飯也沒吃便參加感恩祭。她在日間經常朝拜聖體。她喜歡出席教宗典禮，也喜歡參觀大教堂和地下墓穴。德肋撒當時最愛閱讀《師主篇》及《實踐對耶穌的愛》。她在羅馬時亦加入聖雲先會，並參與聖安德肋堂的堂區善會。

她的摯友羅絲女士(Miss Rossi)憶述：「有些傾慕她的人提醒她，她已二十歲了，應想想如何安頓下來。這時，她答說：『我二十歲了，是時候學懂判斷。』藍洛堤王子(Prince Massimo Lancillotti)曾正式向她求婚，但遭她堅決拒絕。她向母親提起此事，但母親只微笑說，早已知道她不適合上流社會生活。」

母親身故

母親患病後，多番醫治無效，一家人再受困擾。德肋撒日夜照顧她。1899年11月，母親病逝。德肋撒寫信給表姊妹克莉亞(Clelia)說：「她像聖人般在我懷

裡逝世。她受病魔折磨八天後病逝，期間我的痛苦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只有天主明白我有多痛苦，我心至今有多傷痛。」她過去為免母親擔憂，不敢和她討論聖召的事。現在母親離開了，她再沒有理由拖延下去。

成為母佑會修女

德肋撒的朋友愛瑪·梅斯拉(Emma Masera)一天告訴德肋撒說，她快要加入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。由於德肋撒在聖心會的學校讀書，大家以為她會加入聖心會。若瑟芬在聖心會的學校讀書時，她經常探訪聖心會修女，還獲邀當望會生。愛瑪準備加入馬格拉大道(via Marghera)的母佑會團體。德肋撒經常到母佑會學校陪伴表姊妹若瑟芬，也曾到聖心堂，而愛瑪就是在那裡介紹德肋撒認識慈幼會的弗德烈·貝德奇神父(Fr. Federic Bedeschi)。母佑會生活簡樸，充滿喜樂，以祈禱滋養，服務平民百姓的孩子，深深吸引德肋撒。然而，已取代父親成為一家之主的哥哥伊塔洛卻反對。他對德肋撒說：「加入聖心孝女會吧，她們全部出身貴族家庭。瓦爾塞－潘特拉的人不能紆尊降貴，為城郊的人洗破衣服。」

雖然德肋撒敬愛她的老師，即聖心孝女會的會士，但在選擇加入修會的事宜上，她堅決選擇母佑會，因為她們的目標是教育貧苦孩子，度清貧犧牲的生活，捨棄各種享受。可是，曾指導許多女青年加入母佑會的貝德奇神父建議說，她身體虛弱，應考慮加入默瑟琳修女會(Mercelline Sisters)或聖心會，但她強調說：「耶穌願意我像鮑思高神父般工作。」她有幸獲得安日洛·龍卡利樞機(Cardinal Angelo Roncalli)的神師泰德希蒙席作她的神師。她對神師說，她肯定天主召叫她加入母佑會，耶穌沒有召叫她到其他修會。神師認識她多時，瞭解她的虔誠，因此批准她的要求。長上古哲蒂修女(Sr. Cucchietti)及省會長歐莉亞·鮑思高修女(Sr. Eulalia Bosco)還要她見母佑會神師馬蘭克神父(Fr. Marengo)，即日後的主教。他向她解釋慈幼會生活的各種困難，並規勸她說，她們每日辛勞工作，她的虛弱身體未必可支持，還列出許多她要作的犧牲。這位未來主教為她分辨後，認為她的召叫非比尋常，母佑會可接納她的申請，毋須猶豫。

最後決定加入母佑會

德肋撒已是獨立的成年人。她寫信給哥哥說：「你很瞭解我的傾向，天主的旨意就是召叫我跟隨祂，我深信我應奉獻給祂，度修道生活。」她還說願意放棄「所有事物」，加入修會家庭，服務貧苦者和遭受遺棄的人。她最後選擇的大家庭就是母佑會。

傑出的初學生

她的表姊妹伊塔洛·羅莎作證說：「她樂於透過修道生活成為窮人。她在新設

的會院生活，那裡很匱乏，甚至修道生活應有的必須品也沒有，但她從沒有後悔離開舒適的家。相反，從她的微笑和平安的眼神，我們知道她時刻充滿喜樂。」

1901年2月2日，她加入馬格拉大道會院當望會生。歐莉亞修女表示，她的內修生活非常成熟，馬格拉會院的長上也說：「我們這位望會生是個天使。她在1901年9月29日領會衣，開始初學生涯，由金特修女(Sr. Genta)指導。她當時的決志包括：『作出最大努力，以服從避免最小的罪和過失……克服自我中心，不要固執己見，也不要談論自己。』」為免她自視過高，達葛祿修女(Mother Daghero)建議考驗她是否順從，但有人告訴她這個初學生很溫順，願意服從。賈尼科倫山(Gianicolo)的初學會院非常貧困，但德肋撒寫信給若瑟芬說：「我的喜樂難以言喻。」初學生也在青年中心服務200個貧窮和沒有受過教育的女青年，為她們安排遊戲、唱歌和要理班，喜樂盈盈。德肋撒成為這些女青年的朋友，她們看見她的高貴情操，深受感動。

樂於助人，親切有禮

德肋撒與初學師合作，不論晝夜任何時間，隨時參與任何工作。面對任何請求，她也說：「好的，我會盡力而為。」在初學期間，她協助同伴準備訓練學院的考試。德肋撒精於教育，她們評論說：「她就像沒有作過其他事。」她也負責管理歌詠團。如果有需要，她也作曲，有時也作詩。德肋撒有許多家境富裕的朋友，長上請她向家人的朋友求助。我們可以想像，這為她是很痛苦的事。

1902年主顯節，盧華神父探訪修院，修院為他準備文化節目。德肋撒苦心訓練的女青年在演出時表現差勁，以致盧華神父也請她們中止表演。她請青年坐好，冷靜地繼續舉行其他節目，猶如演出獲得空前成功。馬蘭克神父後來說：「這位年青初學生的品德必然十分高尚，才有如此冷靜的表現。」

在尼薩宣發初願

德肋撒無論何時也願意為服務別人而執行卑微的雜務。可是，正如馬蘭克神父所說，她虛弱的身體支持不了。1903年夏天，長上見她憔悴蒼白，派她到尼薩·蒙發辣都(Nizza Monferrato)的母院。她在那裡可以休息，亦可親眼目睹瑪沙莉羅和早期母佑會貧乏的生活環境。她也在那裡進行退省。1903年8月3日，她宣發三願，成為母佑會修女。她的紀念卡印有：「我的靈魂頌揚上主。」德肋撒修女並不知道，她只餘下四年壽命。她年紀尚輕，已為愛天主和近人耗盡體力。她發願後，長上派她到馬利納(Marina)的戴安娜奧巴會院(Diana d'Alba)，其後到加威諾(Giaveno)，讓她的身體完全康復。

秉持鮑思高精神的母佑會會士

1886年5月24日，鮑思高神父致函他的屬靈女兒母佑會修女。除了談及其他

事宜外，他也寫道：「在天主面前，我認爲修會需要這樣的修女：充滿克己和犧牲精神……堅決相信她們應嚴格服從，毫無批評抱怨……不會後悔離開世俗，也不渴求她們已放棄的財物和舒適生活……我們需要身體強壯、品格善良和開朗寬容的修女，她們尤其渴望所有人成聖……」鮑思高神父在信中所列的各種條件，德肋撒只是不符合身體強壯這一項。她身體虛弱，在 29 歲便逝世了！她具有鮑聖所說的其他所有條件。她最重視的，就是不付代價地成聖，避免我行我素和出風頭。

倫戈亞修院

到了秋季，長上答應羅馬倫戈亞大道(via Lungara)會院導師的請求，派德肋撒到那裡。賈尼科倫山的別墅不足以容納青年中心的大量女青年。在捐助人資助下，修會在倫戈亞大道購入一座寬敞的房子，供初學院推行社會服務。1903 年 12 月，會院舉行開幕典禮，出席者包括雷畢基樞機(Card. Respighi)和一些捐助人，德肋撒指揮歌詠團演出。表演期間，街上傳來槍手的喇叭奏樂聲，不知禮數的村女紛紛離開座位，放下樞機和賓客不管，湧到街上湊熱鬧。槍隊離開後，村女安然返回座位，繼續獻唱，就像不會發生任何事。

德肋撒說：「她們是貧苦村女，需要我們的諒解和援助。在青年中心開始時，她們作出各種粗魯無禮的行爲，甚至會扯我們的頭紗，更有女青年向我們吐沫。我們獲她們信任後，她們會答應我們任何要求，改過遷善。」德肋撒修女逝世後，獲得聖人的美譽，她在查特維里(Trastevere)的學生說：「德肋撒修女應感激我們，因爲我們迫使她實踐忍耐，得以成聖。我們鍛鍊她的忍耐呢。」

身兼多職

她可以說是長上的代理和秘書、初學生的助教、會院的賬目管理人、青年中心和工場的總監。她從事許多不同的活動，成爲「萬事通」，也日益精進實踐預防教育法。她負責與客戶洽談，監督學徒的工作，管理宿舍的女青年。她給女青年訓話，向她們講要理，也是她們的音樂老師。青年中心約有 300 至 400 個女青年。她也爲她們開設一個小圖書館。

青年中心旁邊是修會爲貧苦女青年開設的工場和洗衣房。她們在那裡勤奮工作，賺取可觀工資。德肋撒修女監督洗衣房，確保工作妥善完成，讓客人滿意，使他們會向別人推薦這地方。有時候，女青年認爲這些工作「有損尊嚴」，拒絕工作。這時，德肋撒修女便親自洗衣、編號碼、分發衣服；由於要長時間彎下身子，她非常痛楚。托洛尼亞(Torlonia)女公爵是瓦爾塞－潘特拉家族的朋友和母佑會的捐助人。一天，她來到洗衣房，看見德肋撒修女埋頭苦幹，從事這種卑微工作。她們驚訝地對望一會後，不禁大笑起來。德肋撒修女富有幽默感，懂得如何化解尷尬場面。

全為貧苦青年

德肋撒採納鮑思高神父的座右銘：「予我靈、取其餘。」她為此孜孜不倦地服務查特維里的孩子。她堅信青年中心就是她的聖召，貧苦青年就是她的服務對象。她認為貧苦女青年是天主賜她的禮物，她願意為她們完全獻出自己，從而把自己交付給上主。她努力向她們顯示和傳遞天主的愛。她為青年推行各種活動，時刻效法鮑思高神父，作行動的默觀者。她為女青年尋找工作時，須作出許多犧牲。她也關心她們的家人。她探訪她們患病的家人，為他們提供精神和物質的援助。她特別照顧貧窮、遭忽視甚至排斥的女青年。德肋撒希望女青年也學會實踐愛德。

舊生的回憶

德貝斯修女(Sr. De Berardinis)憶述她年少的歲月：「我是個非常活潑的女孩，總是喋喋不休，即使守靜默的時間也是如此。院長不肯定是否該接納我加入初學院，但德肋撒修女為我求情。」她日後成為出色的長上和省會長。年青的依莉莎·柏連尼(Elisa Pellegrini)是染坊東主，有40個員工。她非常欣賞德肋撒修女的使徒熱忱，後來成為聖母子女善會的首位會長。她與德肋撒修女並肩作戰，對修道生活產生興趣，成為母佑會修女，在那不勒斯(Naples)的伊特金斯(Italica Gens)會院擔任長上，推行卓越的使徒工作。在這段期間，她的健康開始衰退。

杜林

德肋撒修女劇烈痙攣時，用手按著胸口，開玩笑地說：「我的心臟不聽話了，真的不聽話啊！」即使出血症狀越來越頻密，她仍然平安，還安慰其他憂傷不已的修女。她的嫂子說：「我每次問候她，她總是答說：『我很好。』只有在最後一次說：『還好。』」在醫生同意下，長上決定送德肋撒修女到杜林，讓她在那裡獲得較妥善的醫療照顧。要離開會院，德肋撒非常憂傷。陪同德肋撒前往杜林的母佑會修女問她是否快樂，她答說：「上主願意的，我也願意。我會死在杜林，在那裡進入永生，在那裡進入天國。」

她嫂子的談及她這段時間的生活時說：「我看見德肋撒修女時常全神貫注地祈禱。我進進出出，處理各種各樣的雜務，但她好像沒有察覺我的存在。」她在戴安娜會院仍然從事她應付得來的使徒工作，獲得「神聖修女」的美譽。每當稍為好轉，她獲准到小聖堂參加感恩祭和領聖體，她視這樣的日子為慶節。當她無法再參加感恩祭時，實在非常憂傷。

宣發永願

她的三年暫願期滿。1906年，她宣發永願，作出以下決志：「時刻只為愛天主而

行動，熱愛十字架，藉著內心及外在的克己，致力效法耶穌；不僅接受痛苦，而且愛受苦，因為那是仁慈的天主給我的，或是祂所容許的。」她在聖母進教之佑堂度過臨終日子。只要有氣力，她都會徒步走到聖母像前祈禱。

在最後一個五月，她整天臥病在床，但每朝也起床蹣跚走到本堂聖堂主持聖母敬禮。她時常提起「天堂」，亦以「天堂之門」的稱號呼求聖母。她從不祈求甚麼，亦不拒絕任何事，即使在危急時刻，仍然保持平安，四年的修道生活一直如此。

與世長辭

瓦爾塞在 1907 年 8 月 29 日領受傅油聖事。雖然她非常虛弱，但她希望護士先照顧其他病人，「他們或許比我更需要照顧」。鮑思高神父在 7 月 23 日晚上探望她，給她安慰。她希望告解神師羅克神父(Don Rocca)在她床邊。她低聲對金特修女說：「院長啊，我要走了。請寬恕我無意傷害了你。我在天上必會時常為你祈禱。」她請求領聖體。當羅克神父給她送臨終聖體時，她對金特修女說：「請告訴所有修女，以修道者的身分逝世非常有福，並請所有初學生保持謙卑。」她領聖體後，跟隨大家誦唸善終禱文，並向神父道謝。9 月 3 日早上七時正，她擁著十字架，平安地與世長辭。她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：「聖母進教之佑和鮑思高神父在召喚我，我看見他們。我快到他們那裡了。」她享年 29 歲。兩日後，她的遺體葬於尼薩·蒙發辣都母佑會專用的墓地。

母佑會神師若瑟·馬蘭克神父當時說：「誰知道天主會否有天讓她列品？」佳琳·艾里基修女(Mother Catherine Arrighi)說：「她是善良的天使，實踐各種德行，溫良和善。德肋撒的服從精神使人敬佩，而且愛德過人，實踐克己，單純地捨棄世俗事物，在忍耐和奉行天主旨意方面，堪稱典範。」教宗碧岳十一世說：「她虔心恭敬聖體，像天使般純潔，積極傳揚福音。」

聖德昭著

細心體貼，保持威嚴

德肋撒修女的舉止贏得敬重。馬法瓦教授(Prof. Marchiafava)曾是她的病人，深受她的行為啟發，以致他感歎說：「難道你不知道，這位修女是個天使嗎？」她的表姊妹羅莎在列品調查期間作證說：「她沒有作違背良心的事，為人光明磊落，嚴格實踐端莊這德行。」證人確認：「雖然她很健談和親切，她絕不容許別人對她表露過份的傾慕。她在這方面十分嚴格。」

一次，青年中心有個貧窮女青年以天真的方式，嘗試向德肋撒表達仰慕之情，但她保持威嚴和冷淡。傾慕之情未獲回應，女青年感到受傷，竟向修女吐沫走了。德肋撒修女把臉抹乾淨，氣得漲紅了臉，但沒有說甚麼。她請另一個女青

年把她叫回來。數天後，這個無禮的女青年回來，向她道歉。德肋撒修女親切地歡迎她，對她說：「沒關係。你要作個好人啊！」後來，這個女青年成爲出色的母親。另一次，有個負責守門的初學生在等待母親來探望她。她認爲讓母親看見自己作這樣的工作很羞愧。德肋撒修女對這個初學生說：「如果你喜歡，那兩天我可以代替你。那麼，你可以有多點時間陪伴母親。」

有個來自桑皮爾達雷納(Sampierdarena)的修女看見德肋撒修女有幾幅「橄欖園聖母」的聖相，那是巴拉努(Barabino)的作品。她對德肋撒修女說：「這幅聖相在她的堂區聖堂恭奉，是畫家親自把畫像送到聖堂，因爲他在那裡領洗。」她還說，她母親特別恭敬畫像的聖母。過了一段日子，長上召來這修女，送她母親一幅巴拉努的聖母油畫。後來她發現是德肋撒修女作此安排。

品格高尚、寬宏大量

爲她撰寫傳記的馬科諾神父(Don Maccono)憶述說：「一次，有個修女嫉妒德肋撒修女，因爲她深受敬重和愛戴。因此，她把握每個機會羞辱她。儘管德肋撒修女羞愧得面紅耳赤，仍向修女道謝，保持緘默，從不爲自己辯護。」道明·格恩諾修女(Sr. Domenica Grassiano)在她撰寫的傳記中說：「她與生俱來的高貴心靈使她的心深受傷害，但即使漲紅的臉出賣她的感受，她仍繼續愛、服務、支持、微笑。德肋撒修女總是維護那個公然嫉妒她的修女。」

忘我精神

一晚，眾修女在吃晚飯，她們聽到樓上傳來叩門聲。德肋撒修女當時已病得很嚴重，但沒有顧及自己，即使起來趕到樓上，但她太虛弱了，以致在最高的梯級倒下來。她雖然可以派別人去開門，但這不是她的處事方式。

金特修女曾問她爲何選擇母佑會，而不是聖心會等其他修會。她答說：「如果我選擇其他修會，我可以奉獻甚麼給上主？」她加入修會時，帶來豐富的財物，但她仍說：「很抱歉，我無法爲我愛的修會提供所有援助，我希望爲修會付出多百倍的努力啊。」金特修女說：「她繼承的豐厚財產使母佑會受到很大的恩惠。雖然她自己從不掛在口邊，但長上全都知道此事。」瓦爾塞家族陷入財政危機時，她絕口不提，也不會面露愁容。她的嫂子說：「她懇求我丈夫不要追究了，不要把罪魁禍首遺產管理人送上法庭。」

歐莉亞談論她說：「她完美地實行預防教育法。除了做事審慎，她的純樸也使人欽佩；不論貧富，她同樣仁慈有禮地對待。即使處於最艱難的環境，她仍保持平安喜樂。」德肋撒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並非與生俱來，而是經過不斷努力鍛鍊。她的性情易怒，固執己見，亦傾向自滿。有一個七年來每天到青年中心的人說：「她性情剛烈，容易發脾氣，以致一個矛盾、一個眼神和一個錯誤，都可使她氣得臉紅。然而，她懂得如何控制衝動的情緒，從不激動或發怒，時刻保

持冷靜和微笑。」

無論是彈奏鋼琴、在洗碗槽抹瓶子、指揮演奏會，她同樣熱切。她一雙巧手不管是操作筆桿、刷子、織布機或平底鍋，同樣認真。她態度中庸，因此不會我行我素或言行誇張。她的謙卑使她勇敢從事各種工作。她雖有威嚴，卻不炫耀。她的謙遜和關愛使她的貧窮生活煥發光芒，溫柔剛毅並重。

謙遜為最傑出的德行

協助倫戈亞會院的博南尼神父(Fr. Bonani)為減少德肋撒修女的工作，指派另一位女士出任音樂老師。可是，這個老師並不盡忠職守，沒有指導學生和排練，只在演出時擔任指揮，因此德肋撒修女的工作量並無減輕。此外，這個老師嫉妒德肋撒修女受青年歡迎，開始批評她的訓練工作。敬重德肋撒修女的青年想反抗，幾乎罷唱，但她微笑地勸服她們繼續練習。德肋撒修女甚至親切地接近這位女士，向她問安，給她奉上咖啡，仁慈善待她。

她的嫂子寫道：「德肋撒修女謙卑、端莊、溫柔，表現得像毋須為謙卑付出任何努力或犧牲。」金特修女說：「她的謙德芬芳瀰漫整個會院。」所有認識她的修女一致表示，謙遜是她最傑出的德行。她自小的生活原則為：「喜歡默默無聞、受人遺忘。」她曾向長上傾訴說：「我已決志遭人忽視。」當她彈奏鋼琴伴奏時，也不想惹人注意。艾里基修女描寫她說：「她學習如何自然而然地隱藏起來。」德肋撒在個人筆記中寫道：「我要善用任何機會謙抑自下，不要回顧所作的好事，而要全心全意取悅天主，不斷前進。」

服從及克己

瑪莉納·科帕修女(Mother Marina Coppa)談到德肋撒修女時，經常向初學生說：「聖召最明確的標記，就是熱愛服從。」歐莉亞修女寫道：「長上認為命令德肋撒修女做事不難，反而她的服從使長上感到安慰。」她時常嚴格地克制感官。有一次，她正與哥哥和嫂子談話時，有個修女前來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。德肋撒修女答說：「我立即去。」原來她是去打掃操場。

熱衷傳教事業

德肋撒修女熱愛整個世界，即使患上當時無法治癒的疾病，仍申請到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(Patagonia)傳教區，母佑會修女在那裡的使徒工作發展蓬勃。她向總會長真福彌額爾·盧華神父提出申請，但盧華神父認為托洛尼亞的孩子更需要她。由於她身體虛弱，長上也押後作出決定。

平安面對疾病

德肋撒的妹妹若瑟芬嫁給一位侯爵，她則繼續在洗衣房與青年工作，就像她一直都是如此生活的。即使她感到疲倦和要作出犧牲時，她也能締造歡樂的家庭氣氛。可是，她的面色越來越蒼白，健康日漸衰退，像快要燒盡的蠟燭。醫生診斷她患上當時無藥可救的「肺結核」。醫生建議她停下工作，躺在病床休息。

1906年，當她興高采烈地推行使徒工作時，首次出現出血症狀。1907年，出血症狀更加頻密。雖然體力不支，但她仍到小聖堂，向上主祈禱說：「願你的旨意奉行。」長上金特修女很愛護她，在她病重時一直照顧她。一天，金特修女問她覺得怎樣，她猶豫一會，答說：「在患病之初，我很不高興要病這麼久，但上主幫助我。我已準備好按祂意願作任何事：不論是死亡、長期臥床或康復，但我心裡有數了。」（1907年5月）

光榮列品

她的真福品和聖品程序於1926年12月6日展開。若望·薛奧珀蒙席(Mgr. Giovanni della Cioppa)在介紹德肋撒修女的德行時寫道：「在母佑會的花園裡，有位年青修女就像聖女小德肋撒，綻放聖德的花卉和果實：她就是天主忠僕德肋撒·瓦爾塞·潘特尼修女。」教宗簽署文件，確認她的偉大德行，並在1982年7月12日宣告她榮列可敬品。

重要日期

可敬者德肋撒·瓦爾塞·潘特尼

- 1878年 生於意大利米蘭（10月10日）
- 1884年 舉家遷往佛羅倫斯
- 1885年 遷至費埃索
- 1891年 初領聖體
- 1897年 遷至羅馬
- 1901年 成為母佑會望會生
- 1903年 於尼薩·蒙發辣都宣發初願（8月3日）
- 1906年 宣發永願
- 1907年 在神視中看見聖母及鮑思高神父
與世長辭（9月3日）
- 1926年 列品程序展開
- 1982年 榮列可敬品